

烽火中的情侶

突嘉緒著



J247.5
927
3

039194

烽火中的情侣

窦嘉绪 著



女子学院 0030464

中国文联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地主赵光的前妻儿子大麻子，看上了雇工女儿秀英，用逼债为手段，硬将秀英抢去“冲喜”。赵光的二儿子永生早已是赵村地下党员，他与秀英定计，救出押在赵家花园内的中共区委书记刘玉明，三人同时逃奔区小队。从此，他们与地主、土匪、胡宗南匪军展开了曲折、复杂的斗争。秀英因回村取粮被敌人捉住，备受酷刑，当敌人要用铡刀当众开铡时，刘玉明率区小队突袭刑场……永生与秀英结为情侣。革命与反动，美丽与丑恶，生死较量，惊心动魄。

烽火中的情侣

窦嘉绪 著

*

太原市文联丛书编辑部编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东单新开路胡同77号)

太原并西实业公司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7.125印张 2插页 154千字

1988年4月第1版 1988年4月太原第1次印刷

印数 1—17000册

*

ISBN 7-5059-0126-5/I·86

(统一书号:10355·1126)定价:1.55元

第 一 章

一九四七年春天来临了，古老的吕梁山又恢复了它的美丽，百草吐出了鲜艳的嫩芽，花的香味随着微风，在空中游来荡去。

在这黄河东岸蜿蜒起伏的吕梁山南麓，有个百十来户的赵家庄，虽然不象集镇码头那样繁华，但它是秦晋交通的一个歇脚的地方，不断地人来客往。在这样的太山里，也算是个热闹地方了。这里姓赵的首富是大户，剩下的都是一些杂姓的小户。就在这些杂姓的小户中，却有个象花一样的姑娘，名叫焦秀英。

这天，秀英扛上锄头走上山坡。忽然，她听到附近茅草丛里有响动，心中不禁一怔。蓦地抬起头，看见有个人从茅草丛里钻了出来。这人就是赵富贵。

赵富贵是赵光的大儿子。赵光是这一带有名的恶霸，勾结官府，欺压百姓，无恶不作。特别是他当上了伪村长以后，

就更日甚一日，被他逼死的人就有十来个。秀英爹就是因为还不清他的租子，被一根绳子捆到私牢，毒打至死的。赵富贵依仗着老子的权势，为非作歹，称霸乡里。可是这位大少爷，今年已经二十五岁了，还未娶妻。赵光为了这事非常着急，曾托人走过好几个高门楼，可这些人家的闺女，儿子都看不上。然而，赵富贵自己的长相，说来也真够“漂亮”，小蒜脑袋猴儿脸，塌塌鼻子老鼠眼，黄黄的瘦脸上，满布着点点雀斑，因为有这个特点，人们都称他是大麻子。大麻子偏偏爱俏，黑亮亮的头发梳得滑溜溜的，就象狗舔了一样，黑黑的牙齿包了两颗金皮。在那个塌陷的鼻梁上，架着副茶色养目镜。一件天蓝色的核桃呢长袍，罩住了他那低矮瘦细的身躯。凭着他多次的细致观察，觉得秀英是周围百里的头朵鲜花，当他知道秀英每天要到山上打柴的时候，便悄悄地藏在了茅草丛……

说起秀英的俊俏来，确是少见。秀英有几个特长：个子长、辫子长、眉稍长、胳膊长、腿长。圆圆的脸蛋红扑扑的，大大的眼睛圆溜溜的，不高不低的鼻梁端端正正。不用说是在赵家庄了，就是在周围村庄比起来，也没有比她长得再好看的姑娘了。

秀英刚满十八岁，她心里充满着痛苦和仇恨。她想拼着性命，到赵光家里放一把火，或者向他挥一刀。可是，一想到妈妈和弟弟文刚，就把仇恨的火苗暂时地按捺下去。她在等着有那么一天，她会把自己满腔的怒火，一古脑儿地喷射出来。

山坡上很幽静，偶尔传来一两声鸟鸣。大麻子嘻皮笑脸，小眼睛直勾勾看着秀英，说：“你孤零零地一个人进山，不害怕吗？”

秀英一声不吭，心里有一股火直顶脑门，厌恶地向后退了一步。她本想举起手中的镢头，照这个“烂西瓜”砍下去，可是，她没有动手。这倒不是她怜惜自己的生命，她是害怕自己的冒然行动，会给妈妈带来悲惨的后果。

就在秀英犹豫的当儿，大麻子恶狼一样地向她扑来。秀英使劲地将他一推，大麻子脚下的石子一滑，秀英趁这个空儿，又使劲向前一扯，把大麻子摔了个狗吃屎。秀英转身飞快地跑下山去了。

大麻子爬起身来，秀英已经跑远了。他恶狠狠地冷笑一声，说：“跑了和尚跑不了寺，等着瞧吧！”

妈妈正在家里纺线。纺车儿嗡嗡——

秀英又羞又恼，气喘喘一头扑在妈妈怀里，放声大哭。

妈妈惊愕地停下了纺车：“秀英，啥事呀？”

秀英抬起了头，透过朦朦胧胧的泪花，看着妈妈那惊慌的面孔。她用手擦了擦眼泪，让心神略略地平静了些，才把山中发生的事情说给了妈妈。

妈妈沉默地听着，两颗泪珠滴到秀英的脸上，和女儿的眼泪混在一起了。她心里隐隐地泛起了一种不祥的预感，她为女儿的命运担忧了。

妈妈今年四十五岁，看上去却象个五、六十岁的老人。银丝爬满了鬓角，瘦长的脸上，已经刻下了蛛网一样的皱纹。那大而黑的眼睛，失去了光泽，闪烁着迟钝的、善良的柔光，好象那里面包藏着无数苦涩的东西。生活已经把她完全折磨老了。她用手不住地抚摸着秀英那因哭泣而抖动着的头和胸脯，烦躁、忧闷、恐慌、愤怒，就象是猫爪在她心上乱抓。

几天来，大麻子的心象一颗掉在刺猬背上的烂杏，酸溜溜急得冒血。水蜜桃没摘到手，却吞了块火炭，他又急又恨，把牙咬得格格响。

嘴巴上长满了胡楂的管家二小，似乎窥到了小主子的心事。当他们出去放老鹰捉兔的时候，他总是看到大麻子那闷闷不乐的神情，虽然二小还不能断定大麻子这种神态的缘由，可他知道小主子心里一定是有难言之隐。一天，他到大麻子的房里来，想在解除大麻子烦闷的事儿上，效犬马之劳，好取得大麻子的赏钱。

赵光的这座院落共分三个部分，前院分东西两房，西房住的是二小等几个赵家的狗腿，东房住的是赵家的长工，和被赶出中院的二少爷永生。中院的正房是个砖砌的高楼，楼下是一连三孔砖窑，原来是赵光和大老婆住在这里。自从赵光娶下这三老婆以后，便把大老婆赶到西屋去了。不久，大老婆又被三老婆气死，西屋便闲了起来。东房是大麻子的住处。后院是座重新修饰了的花园，里面有座怪石嶙峋的假山，假山下边有个石洞，旁边还有座鱼池，其它便是各种各样的草木花卉。这前院和中院虽然只隔着一道门槛，却象是条禁线似的，别人是不能随便进去的。二小是赵光唯一的忠实管家，只有他可以自由自在地进来出去。

大麻子正躺在炕上发闷，身上蒙了条红花缎被儿，一动也不动。他听见门响，便慢慢地爬了起来，见是二小进来，又慢条斯理地躺下去，懒洋洋地说：“你有什么事？”

二小满脸堆笑，讨好地说：“来看看大少爷。大少爷这些日子一定有心事吧，我来给大少爷解解闷儿。”

大麻子蓦地一惊，说：“解闷？我没有什么闷可解！”

二小嘻嘻地笑笑，坐在了大麻子的炕头上。这笑声就象针一样刺着大麻子。

“大少爷的心情我看得出来，如果有什么为难之事，小人一定尽力。”

大麻子一手掀开了红光耀眼的缎被子，翻身坐了起来，先扔给二小一根纸烟，自己也点着了一支。

二小拾起大麻子扔过来的烟，点着火，深深地吸了一口，又把烟雾从鼻孔里喷出来。

“二小，你真心灵眼尖，一眼就看得出大少爷的心事，大少爷为了她确实很苦闷。”

二小斜溜着眼睛，问：“她是谁呀？”

大麻子还想对仆从保持少爷的尊严，但转念一想，不如实说出，怎能取得二小的帮助呢？于是，他今天格外地软了话音：“论咱俩的交情，可以说是心腹之交，你说是不？”

二小连连点头说：“那当然，那当然。”

“谁有什么事都应该助一臂之力。”

“那一定，一定。”

大麻子象死鱼似的张着嘴，把烟吐成一圈一圈的，问二小说：“依你看，咱村谁家的姑娘长得最漂亮？”

二小耸了耸稀溜溜的眉毛，挤了挤灰溜溜的眼睛，显出一副流氓相来，说：“要单说起漂亮，秀英是咱村的头朵鲜花。”

“哈哈，你真是说到大少爷的心窝窝里了。”

一阵狂荡的笑声，几乎冲塌了这个屋子。笑声过后，接着就是一阵无言的沉默，两个人各怀鬼胎。大麻子先不启齿求助二小，免得丢脸。二小呢？知道大麻子在这事上要求

他，故意地拿架子。

大麻子等了一会，便有些猴急了。真想狠狠地教训他一顿，使他以后不再敢在自己面前显示出能干而又讨价还价的那种优越感来。但，眼下正要用他，弄翻了，他会撂挑子不干，他只好先发制人地说：“二小，论规矩，我是这家的少爷，你是我家的奴才。论私情，咱哥儿俩就象亲兄弟一样，你说是不？”

这几句不冷不热的言词，使二小清醒了不少。他知道大麻子这人是万万惹不得的，你只有恭维、巴结他，才不吃眼前亏哩！二小站了起来，恭恭敬敬地说：“是，是。”

大麻子心里暗笑。他让二小坐下，说：“二小，我从来是和你不论家规而讲私情的，少爷有一宗心事，你能给办办吗？”

“你只管说，我二小一定效劳。”

“唉！就是为了她……”

二小说：“你是想她……”

大麻子象狼似的龇着牙，淫猥地笑了一声，算是回答了。

“我知道，少爷想的人是秀英。”二小显示出了鄙夷的样子。“一个穷人家女子，那有什么难的？她不是上山打柴吗？少爷可到山里挡住她。少爷有钱，有势，不愁她不从。”

大麻子想起了山上的那一幕，忿忿地说：“别提山上啦！”

“怎么，山上怎么样了？”

大麻子赶紧挑开话头：“你就给我当个媒人吧！”

二小摇了摇头说：“这事可难办哪！你不想想，老爷怎会答应把穷光蛋家女子娶来？门户不对呀！”

这一点，正是大麻子愁闷的原因，便对二小说：“二小，你帮我想个高招呀！”

二小想起了钱，装出无可奈何的样子，说：“难哪！老爷的脾气你是知道的，他不同意的事，天王老子也拿他没法。”

大麻子紧锁双眉，叹了口气，说：“二小，这就靠你喽！事成之后，必有重谢。”

“多少？”

大麻子狠了狠心，说：“五十块大洋，不少了吧！”

二小心里乐了，说：“办法嘛！倒有，只是大少爷要委屈一点。”

大麻子满不在乎地说：“一点委屈算得了什么！”

二小把他那长满胡茬的嘴巴，向大麻子伸过去，如此这般说了一遍，接着又嘿嘿地笑着说：“怎么样，只要你装得象些，事情一定会成功。老爷就靠你这个儿子了，一定会心疼你。我再从中说明利害，老爷会答应的。”

大麻子一听，眉头立刻舒展开来，他高兴的对二小说：“鬼灵精，好主意，你快去说吧。”

二小领着“圣旨”，立刻站了起来，说：“我就去，就去。”

赵光正和他的小老婆喝着对杯儿酒。他的这个小老婆是王家庄头号地主的三姑娘，生得细白嫩肉，自小就非常爱俏。可是，这个三姑娘也怪，放弃了一般富家小姐使用的头油、香水，只是将小磨香油抹在她的头上，说什么小磨香油

一点香。由于赵家有了个大麻子的外号，人们把她的外号就叫做“小磨香油”了。据说，她的母亲就是用那种油梳头长大的。这个三姑娘是一个气不得惹不得的人，别人谁敢不怕赵光，而她偏能制住他。当她出嫁的时候，就从她母亲那里学到了一套驯服男人的经验，这就是常常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才把那尖利的嗓门扯开，象猫头鹰嚎叫似地哭了起来。赵光最怕的是这一着。据他说女人半夜哭叫，能把鬼怪招来。还有一招也是赵光奈何她不得的，就是当他不顺着她时，她就整夜不脱衣服，赌着气不理他。这种看来似乎很简单的办法，倒真的把赵光整住了。再加上娘家的势力也大，使他不只不敢在她面前说句重话，还得百事顺从着她。

赵光正和小磨香油喝得有趣，二小慌慌张张地走了进来，先发制人地说：“老爷，大少爷病得厉害呀！”

赵光大吃了一惊，大麻子这两天不大精神他是知道的，不过他以为这是贪玩疲乏的缘故，没有当回事儿，现在听二小这么一说，神情才紧张起来，着急地问：“什么病？”

“我也一时闹不清楚，老爷先去看看再说。”

二小跟在赵光的屁股后边，走到了大麻子的房间里。大麻子象条将要死去的猪似的，嘴里不住的“哼哼”着。赵光用手在大麻子的脑门上按了一会儿，觉得不烧，紧张的心情才松缓了一些，关切地问道：“富贵，怎么啦？”

大麻子只是哼哼着，胡言乱语的喊了几句。

这种牛头不对马嘴的叫喊，使赵光那刚刚落下去的心陡地又提了起来。“了不得，说疯话了。”他虽说有两个儿子，可二少爷永生他认准是个叛逆之徒，只有靠大麻子这么一个宝贝疙瘩，虽说小磨香油还可能再生，但他是指望不上了。如

果这个前妻生育的宝贝有了三长两短，那百年之后，谁给他披麻戴孝、继承祖业呢？赵光焦急地对二小说：“大少爷倒底是什么病呀？”

二小用长满胡茬的嘴巴努了努，叫他出来再说。赵光便和二小又回到他住的砖屋里。这时候，小磨香油已经软绵绵地躺在炕上，悠闲地抽着纸烟。

赵光把肥胖的身子，堆在了太师椅里，一颗沉甸甸的脑袋，耷拉在胸口上。他真为这个突然的不幸担忧起来。

二小看着赵光那副忧虑的神色，正在庆幸自己计策的成功。可他装做比赵光还要发愁的样子，轻步移到赵光身边，低低地说：“老爷，我看大少爷是得下心病啦！”

“什么心病？”

“就是为要那个秀英呀！”

“什么？秀英！”赵光惊讶。

二小说：“是呀，大少爷一个心眼地瞅上了她，要不得到她，大少爷说他这条命也就……”

一股怒火从赵光心头冲了上来，他大声吼道：“胡说！和那样一家人结亲，不要想。”

小磨香油也忽地从炕上坐了起来，扔掉了手里的纸烟，屁股就象坐在了弹簧上一样，一起一落。她用鼻子哼了一声，提高了嗓门说：“我没有这份福气，决不要这个穷女子来做媳妇。”

这种尴尬的局面，二小早就料到了。他胸有成竹地说：“老爷不答应，大少爷这病……”

“病，叫他病！这个畜牲。”赵光嘴里骂，心里在想这儿子倒底是赵家的一根苗。

二小单刀直入地说：“老爷息怒。如果大少爷为了这事有个三长两短，那可该如何是好？梁山伯不是为了祝英台才……”

二小不敢说出下边的“死了”两个字，不过，就已经触到赵光的痛处了。他的脑袋又耷拉了下来。

二小紧逼一步说：“老爷只有这大少爷是个孝子，还要靠他继承祖业，荣宗耀祖，百年之后，也要靠他哩！请老爷三思。”

赵光一声不吭了，小磨香油还是一起一落地吼叫：“我不要她，我不要她，和这样一个穷人家结亲，还不惹得人家笑掉了牙，真丢人败兴死了。”

二小又献计说：“依小人之见，不如先把她娶过来，给大少爷冲冲喜。以后，将她卖给人贩子，不是还可发一笔洋财！”

赵光叹着气说：“让我想一想”

几天来，大麻子的“病”越来越重，饭不吃，茶不喝，嘴里不断地说着疯话。当然，夜深人静的时候，大麻子却象个老鼠，偷吃着藏下来的饼干。

赵光经过苦心思虑，决定给大麻子“冲喜”成亲。还用了一颗金元宝，换取了小磨香油的同意。

赵光把二小叫来，说：“只要大少爷一心要她，我也只好暂作让步。可人家不同意该怎么办呢？”

二小冷笑一声，说：“老爷有的是钱，有钱能使鬼推磨，还把一个穷女子买不到家来？”

二小本来是赵光的一门远亲，家里贫贱，父母死后，他便卖身为奴成为赵家豢养的一只忠实走狗。

赵光说：“唉！有钱能使鬼推磨，可也有钱难买穷人的

心哪！这一点我比你清楚。况且她母女二人，对咱结着仇恨，怕是很难同意的。”他又抱怨地说：“这个小畜牲，怎么偏偏就瞅上她来，这真是冤家路窄啊！”

二小眼珠子一转，说：“钱买不转，就用债来压。秀英爹死时不是还欠老爷一石租子吗？她如果不同意，我们就向她要租，她哪能还起？我们就要秀英顶租。”

“对，对。”赵光一刹时从愁闷中解脱过来。几年前因打死了秀英爹而再没有要过的租粮，现在又成了他一根苗的救命圈了。他两手一拍，从太师椅里站了起来，在地上踱来踱去，满脸笑容地说：“这就是借东风诸葛亮巧骗令箭，黄鹤楼赵子龙救主还朝。咱那一石租粮，也和诸葛亮借用周瑜的令箭一样，等到它起作用的时候了。对，她不同意，就向她要租，她没有粮交，咱就要她闺女来顶。”

二小也狐假虎威地说：“对，她不同意，我们就抢。”

“就这样，二小，你去办这事，只要治好了大少爷这病，老爷一定赏你。”

自从那次在山里遇到大麻子以来，秀英一步也没有迈过大门，躲在家里纺线。妈妈领着文刚出外讨饭、拾柴。妈妈并没有认定这就是避免灾祸的办法，只是生活迫使她必须这样。当她每天出去的时候，她都要向秀英吩咐一番，要她关紧屋门，如果有什么坏人来的时候，就大声喊叫，左邻右舍会来搭救的。直到她认为秀英已经完全记住了她的话以后，她才蹒跚地又仍然满腹忧虑地离开她那破烂的草屋。

秀英整天守候在这个草屋里，她的思想似乎和纺线的车轮一样在旋转。山里的事情，仍然象是一条涂上胶的绳子，

紧紧地缠在她的脑子里。她不知道该怎样发泄出自己心中的忿恨。

忽然一阵敲门声，打断了她的沉思。她停住了纺线车，大声问道：“谁呀？”

“哈哈，是我嘛！秀英你快开开门，喜鹊降到你门上了。”

不难听出这是二小的声音，秀英一阵恼火，但又禁不住有些害怕。她大声地然而却有些颤慄地喊叫道：“滚远，不要到我家里来！”

二小嘻皮笑脸地说：“秀英，你开开门吧！我今天是喜鹊搭桥，给你办好事来啦！”

“滚开，不开就是不开！”秀英没有更多的话来回答二小，她只是这样机械地顶着他。

“你真的不开？”

“不开！”

二小用力一推，“哗啦”一声，这个用烂板将就钉起来的门扇散板了。二小皮笑肉不笑地走进来，把门钉了钉，又把它扶了起来。

看见只有二小一个人，秀英那惊恐地猛跳着的心又渐渐地平静了下来。

二小看了看炕上的纺线车，和气冲冲地站在地上的秀英，说：“唉呀！秀英，你怎么干开这个营生了，累吗？”

秀英怒视着他，厉声问道：“你要干什么？”

“你妈呢？”

“不在。”

“到哪儿去了？”

“你管不着。”

“唉，唉！”二小装出一副受委屈的样子说，“秀英，你不要用这样的话来对待我，我可从来也没有对不起你的地方。”说着就坐在了炕沿上。

二小“嘿嘿”笑了一声，说：“老实告诉你吧，我家老爷让我来看你们，缺什么，好帮衬帮衬。”

秀英讥讽地说：“咱是穷人家，哪有这份福。”

二小更加放肆了：“有福，有福，我把实情说了吧，我家大少爷看上了你，要你做他的娘子。我家老爷叫来和你妈说，看你家要些什么彩礼。秀英，你说这不是福从天降吗？只要你嫁给了大少爷，吃、穿、戴还不是由你挑吗？”

秀英气得满脸绯红，看了看二小满脸奸笑，使她更加难以忍受，大声吼道：“你这个不要脸的东西，你不要满嘴胡说八道；‘你给我快滚！’”

“啊呀！我的小姐，你怎么这样厉害？人常说，‘出口不伤说媒人’我还不是为了你才来的？大少爷看上了你，还不是你的福气，不要不识抬举。你不嫁给大少爷，还不是嫁给了穷小子，那不是把朵好花插到了粪堆上吗？”

秀英气得快哭了，她大声骂道：“放屁！你快滚！”

二小忽地站起身来，要发作。可是，他还是竭力把声音放得平缓些：“秀英，你要明白，大少爷看上了你，就一定要你，你现在已经活是他家人，死是他家鬼了。你妈回来商量商量，准备过事吧，就是这话。”

二小走后，秀英“哇”地一声，一头栽倒在炕上。

夜幕徐徐降落。妈妈和文刚背了一布袋草根，从山上回来了。

秀英在炕上已经哭了多半天，眼睛象红桃似的肿了起来，泪水浸湿了枕头。当她见了妈妈又大声地哭了起来。

妈惊慌地把秀英扶起，看着她那一双哭肿了的眼睛，感到一种不祥的灾祸，飞到了她这间破小的茅草屋里，制不住地心惊肉跳。秀英的哭声，象是把尖利的刀在扎她，眼眶里涌出了闪闪的泪花。

文刚坐在秀英身边，眼睛定定地望着因过分哭泣而痉挛的姐姐。

秀英慢慢地停止了哭泣，把今天发生的事情，一一诉说给妈妈。

妈妈静静地听着，心里却象是火烧油煎似的，气愤得眼前阵阵发黑。女儿的遭遇是多么地不幸啊！她想起了自己的过去，一幕一幕地在她眼前掠过，她心里就又万分痛楚。妈妈就是从灾难中爬出来的，无论怎么说，也不能让自己的女儿，受到仇人的糟踏。

“秀英，不要怕，有妈哩！妈决不答应他。妈拼上这条老命不要，也不能把你送到狼窝里去。”

秀英抬起了头，用泪水朦胧的眼睛，深情地看着妈妈。妈妈的确是老了，灰蓬蓬的头发，满夹着缕缕银丝，宽阔的额头，布满了道道皱纹。爹爹死了已经整整八年，八年来，妈妈担起了一家人的担子，多不容易啊！现在，妈又在她担心受怕，秀英一阵心酸，眼泪又噗簌簌地掉了下来。

妈又一次的安慰着秀英：“孩子，别难受了，有妈给你作主。只要妈不答应，他还能把你抢去？”

文刚一直是紧紧地握着拳头，一声不吭，心里憋满了怒